

创伤与文学治疗

——浅析迈克尔·昂达奇《菩萨凝视的岛屿》

戴菊杰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由于斯里兰卡内战所引起的集体文化创伤，《菩萨凝视的岛屿》中的主人公都患有创伤后压力症状。通过分析小说中人物对各自创伤经历的叙述，他们在官方记忆之外所保留的对抗记忆，及其对历史的补充，本文认为小说中的集体文化创伤具有恢复的可能性。

关键词 创伤 文化创伤 创伤后压力症 官方记忆 对抗记忆

《菩萨凝视的岛屿》(Anil's Ghost)是加拿大作家迈克尔·昂达奇(Michael Ondaatje 1943-)于2000年出版的小说。迈克尔·昂达奇自1996年以《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获得布克奖以后，其作品就得到许多评论家的关注。《菩萨凝视的岛屿》的社会大背景是斯里兰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内战。整部小说以国际人权组织代表安妮尔到故土斯里兰卡调查人权问题为主线，运用后现代写作技巧，在集体文化创伤中穿插了主要人物的个人创伤经历。而这些创伤经历使小说中主要人物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压力症状(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通过分析小说中人物对各自创伤经历的叙述，他们在官方记忆之外所保留的对抗记忆，以及这些记忆对历史的补充，本文认为小说中的集体文化创伤具有恢复的可能性。

创伤研究已逐渐发展成为跨学科研究，它涉及到心理学，文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尽管创伤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但是鲁斯·莱斯的描述可以概括其要点：“由于某些事件而产生恐惧和惊讶之感，大脑被分裂或者解体，它不能把创伤性事件记录到心理中，因为正常的意识和认知机制都遭到毁坏。结果是受害者在正常的意识中无法回忆起有害的经历，也不能将其融合到意识中，但是这种不时侵扰的创伤性记忆会控制并折磨受害者。创伤经历被固结在时间中，它拒绝以过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永远在痛苦的分裂的创伤性的现在被重新经历。”

目前创伤研究的学者认为，疗伤的最基本方法就是回忆并叙述创伤源起事件(这与弗洛伊德开创的谈话治疗类似)，在叙述过程中寻找创伤的意义，重新建构被分裂成碎片的身分，并把创伤后身份与创伤前身份相融合。

本文重点讨论《菩萨凝视的岛屿》中的集体文化创伤。杰弗里·亚历山大曾经给文化创伤下过定义：“当一个集体的成员觉得他们被可怕的事件所控制，而且这个事件在他们的群体意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他们的记忆中打下了永久的烙印，从根本上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他们未来的身份时，”文化创伤就产生了。这部小说中的文化创伤主要是由斯里兰卡内战中一系列暴力血腥事件引起的。昂达奇的名作《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也描写了战争创伤，但这部小说主要刻画战争直接参与者的战场神经官能症，而《菩萨凝视的岛屿》则重点描写战争给普通民众造成的心理创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得士兵与平民之间的界限被打破，这部小说体现了作者对平民在灾难中的生存困境的关注。

创伤受害者会患有一系列的创伤后压力症，如果长期面对或见证甚至倾听暴力、血腥和死亡，那么就可能引起一系列

症状，例如失眠、自闭、自残、滥用药物，严重时所有的能力则会退化到婴儿阶段。安妮尔在英国学习解剖学时，教授讲到阿密戈达拉是大脑的阴暗面，是储存恐怖记忆的地方，她就得“阿密戈达拉”这个词听起来像个斯里兰卡词汇。事实上她是把大脑中这个扁桃体结构的功能与斯里兰卡正在发生的一系列惨剧联系起来，从而也给整部小说奠定了一个因恐怖记忆而引起精神创伤的主基调。瑟拉斯妻子的自杀可以理解为因承受不了战争带来的巨大压力而选择自我毁灭。迦米尼身为医生，就必须每天正面接触战争所酿成的大量断肢残骸，这导致他经常服药并且自闭。而小说中对帕利帕拿侄女拉玛的描写则表现了非常明显的创伤后压力症状。亲眼目睹父母被杀，小女孩的内心深处因而产生巨变，她的语言和行为能力双双退化至幼儿阶段，加上伴随年龄渐长的乖戾情绪，她从此闭锁自己，不愿再让外界侵扰她……还长期遭受噩梦的折磨……任何突然的声响都会吓着她。”后来帕利帕拿花了很长时间才使拉玛逐渐从往日灾难中恢复过来。技师阿难是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妻子在学校神秘失踪，致使阿难终日用酒精麻醉自己。这些个人创伤都是由内战这种集体创伤造成的。昂达奇描写战争造成的巨大生理和心理伤害从侧面反映了他渴望结束战争，结束对普通民众的摧残。

创伤后压力症中一个很突出的症状是对创伤源初事件的失忆，这种失忆可能是因为大脑机制受到影响，或是由主观压抑造成的。政治集团为了维护其利益或是实现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会采取有选择性的失忆，对某些造成集体创伤的事件保持沉默，而对另外一些进行详尽调查甚至扭曲事实。小说中安妮尔作为国际人权组织的代表，到故土斯里兰卡调查政府侵犯人权问题，她更多地是代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片面观点，在不完全了解斯里兰卡政治形势的情况下，用西方的人权定义，来分析东方的事件。考古学家瑟拉斯的观点则更加全面，他认为执政当局、反政府集团，以及游击队这三股势力的手上都沾满鲜血，每一种力量都在制造屠杀，每一种力量都负有责任。文化创伤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而对集体记忆的构建与该集体的文化传承息息相关。因此为了政治稳定或是家国构建目标，某些创伤性事件会被从官方记忆中抹去。但是“从非正式的、私人的、或社会边缘环境中”会产生出对抗记忆，以挑战或重写主流的官方记忆。小说中用斜体描写的在火车上谋杀斯里兰卡政府官员的事件，是在对抗西方所鼓吹的东方政府侵犯人权的片面的主流官方记忆，因为他们忽略了斯里兰卡政府遭受的创伤。迦米尼在医院里治疗大量被炮弹炸伤的士兵、平民，甚至妇女儿童，而那些扔炸弹的人则被西方媒体称作为自由而战的勇士，迦米尼的记忆也是在

对抗西方的主流记忆。而安妮尔和萨拉斯合作调查被命名为“水手”的那具骨架的真实身份,最终得出这是一起由斯里兰卡政府主谋的政治谋杀案。这一项调查可以理解为斯里兰卡内部边缘群体的对抗记忆,它挑战也补充了斯里兰卡的官方记忆,同时也补充了官方历史。

治疗集体文化创伤与治疗个人创伤的基本原则相似,主要是通过叙述、哀悼,但还会增加一些特殊的仪式。叙述创伤事件就必须从记忆中搜索已被压抑成碎片的源起事件,并将其重组成线性的有逻辑的整体。小说最后一章命名为“远方”,主要描写点睛师阿难重新修复被炸毁的佛像,并给新建的佛像进行开光大典的过程。阿难与佛经中的阿难尊者有着相同的名字,而阿难尊者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堂弟,以其惊人的记忆力著称。点睛师本想修补佛像脸上的疤痕,但最终决定保持其本来面目。佛像是原型一般的见证,注视着人间的苦难。阿难保持佛像身上的疤痕,是想借佛像的身体记录历史真实面目。他要和安妮尔一起背负瑟拉斯的魂魄度过此生,是想永远记住那一段历史。昂达奇给他取这样一个佛经中的名字,其用意不言而喻。记住创伤性经历就可以叙述,通过叙述宣泄疏导情感,为往日的折磨寻找意义,同时使创伤后的身份与创伤前的身份相融合,从而恢复创伤。阿难本来是继承祖传技艺为佛像点睛,但是妻子失踪后,成为矿工,并经常酗酒,后来帮助瑟拉斯和安妮尔恢复“水手”头像,最终又重操旧业,和自己的侄子一起为佛像主持开光大典,完成身份上的回归与融合。这些都暗示小说中所描绘的创伤具有恢复的可能性。

凯西·嘉露斯曾说创伤挑战人类认识能力的极限,“我们可以说,创伤受害者体内承载着一段令人难以忍受的历史,或者说他们自己已成为他们无法完全理解的那段历史的症状。”创伤受害者如果无法直接宣泄强烈的情感,就会把创伤性事

件压抑到无意识中,并且以生理上的各种病症表现出来。《菩萨凝视的岛屿》中的主人公经过一段时间的压抑后,都叙说了各自的创伤经历,从而为其恢复创造了基本条件。朱蒂斯·赫曼在其代表作《创伤与复原》中归纳了复原的三个步骤:“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安全感。第二阶段的中心任务是记忆和哀悼。第三阶段则是重新回到普通生活中。”小说几个主人公经过一段时间与世隔绝的生活后,又都与他人建立了联系。通过上文分析,本文认为小说中的集体文化创伤具有恢复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恢复并不彻底,也很难彻底。昂达奇描写创伤经历和创伤后压力症以及疗伤的过程是一个追寻昔日真实,补充历史的过程,同时也包含着他对战争暴力所造成的巨大摧毁力的思索,而小说中弥漫着的佛教信仰则表达了对爱与和平以及精神超越的向往。

参考文献:

- [1]Leys, Ruth. Trauma: A Genea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2]Jeffrey C. Alexander, Ron Eyerman, Bernhard Giesen, Neil J. Smelser, and Piotr Sztompka.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3]迈克尔·昂达奇. 菩萨凝视的岛屿. 陈建铭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
- [4]Saunders, Rebecca and Kamran Aghaie. "Introduction: Mourning and Memor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2005, (1).
- [5]Caruth, Cathy,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1995.
- [6]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上接第45页)题反转过来,说他们用枪威胁我们去送呀!“这里,一位机智、沉着的劳动者的形象在言语之间立即活现了出来。小说末尾处,老船工的一席话更显示出思想上的高度民主觉悟:“爸需要让他们知道,对抗独裁权贵的行动,不是仅仅限于那些大专生和曼谷人……全泰国的人民,大家都万众一心地对抗他们,让他们好好记住,直至末日来临呀!”老船工机智勇敢地与逃犯作斗争,显示了他与京都乃至全国人民一道,开展这场民主革命斗争的。

儿子形象是老船工形象的衬托,相对于父亲,儿子则显得幼稚,不成熟。虽然作者着墨不多,但他的性格特征也是鲜明富有个性的,十分符合青年人性格发展逻辑。当爸爸已老早起床后,他却“却仍蜷曲成一团,在另一架竹床上的蚊帐里甜睡着”,这十分符合青年人贪睡的特征,他亦爱追求时髦,虽然家境贫穷,他却“嚷着要买”富人才用的那种叫作“占士邦”的皮箱,作为年青人,他也渴望爱情,当听到歌星廉·拉拉莲唱的歌时,他立即兴高采烈起来,喜形于色,但他遇事不够沉着,收音机里新总理的声音使三个乘客不安,如坐针毡,其中一个凶恶地命令他关掉时,他手忙脚乱地立即遵命把收音机关闭。由于社会人生经验的缺乏,他对这三人的真实身份认识不清,以致于对父亲“故意指错路线,让他们走向死亡之道”的作法疑惑不解,而且对究竟应不应该告诉警察拿不定主意,这充分显示了他缺乏斗争经验,思想不成熟的特点。但儿子在父亲的影响下,终于一步步成长起来了,父亲的一席话使他恍然大悟,脸上“终于绽开嫣然的微笑”,他心里的疑团冰然若释,“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木桨和爸爸的木橹打进水里划摇,那节奏均匀的声音,比从收音机里播放出来的歌声,更悦耳动听千万倍……。”这意味深长的结尾使我们仿佛看到了泰国青年一代正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由幼稚、不成熟走向成熟,由追求个人感受到追求真理的转变。

三个逃犯是作为老船工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都是亡命的

政客,狼狽与虚弱是他们的主要特点:在等候渡船时,他们“有意闪闪缩缩地规避着”,为了达到让老船工渡他们过河的目的,满脸堆笑,口吻也谦恭,显现出他们畏忌中的善于心计;及至老船工略显迟疑时,又迫不及待地老船工许之以高额工钱,表现出家资雄厚,对老船工邀请他们进屋休息的拒绝又表现出无比焦虑的心情。其曾为政府要员,如今落荒而逃的丧家之犬相跃然纸上。上船后,他们“虽然完全身着雨衣,头戴雨帽,坐在中央的那个,下巴却抖颤得听见牙齿发出‘咔咔’的声响”,这与老船工的高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爸爸和儿子各在头上缠着一条水布,身着一件旧的农夫衫……而爸爸所穿的长裤,布质跟衣衫一样单薄。当寒风一阵一阵地迎面刮过来时,爸的衫裤运动得随风飘展,但爸的肌肉却不曾抖颤,他那高大的躯体依然屹立,两条强有力的手臂握紧木橹,节奏均匀地摇动着。”作者通过形象对比采取一扬一抑的手法将权贵爪牙们弱不禁风、噤若寒蝉的丑态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当收音机播放新总理的讲话时,坐在中央的首领模样的人,虽然“样子比另两个更具威严”,但却“老早已显出焦急不安的神态”,并制止继续播放,而他的走狗则凶恶地大声喝令关掉收音机,这表明他们对人民运动的惧怕,不愿也不敢面对现实;及至老船工问他们为什么“厌烦”时,首领模样的人“架子显出相当高傲”,对人民运动进行污蔑,表现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梦想着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的思想。下了船,他们为了封住老船工的口,又多给了老船工一百铢,表现出他们低估人民觉悟,使用金钱开路的一贯伎俩;在最后离开时,他们又拐弯抹角地向老船工问路,一贯无视人民、自作聪明的反动本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人民的对立面,他们是阴险狡猾凶恶的,但他们又是愚蠢虚弱不堪一击的,这在他们的言行以及老船工的较量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 [1]泰国短篇小说选. [泰国]沈逸文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6年版.